

李 联 海 著

孙 中 山
与
宫 崎 滔 天

重 庆 出 版 社

李联海 著

孙 中 山 与 宫崎滔天

重庆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重庆

责任编辑：张德尚

封面设计：王仲莉

孙中山与宫崎滔天

李联海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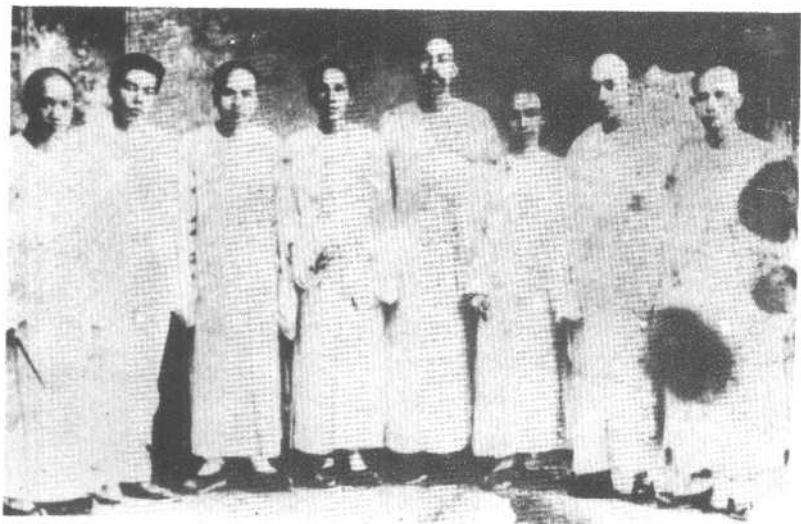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75 插页6 字数142千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4,200

书号：1111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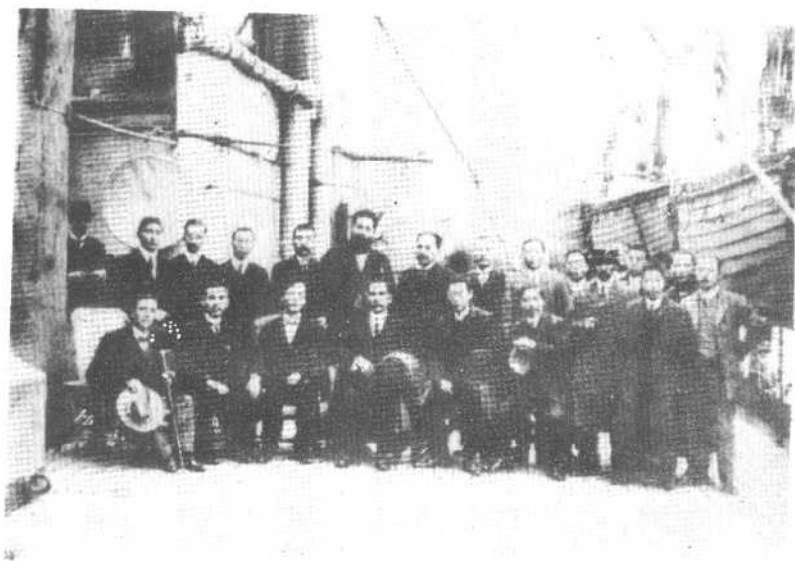
定价：1.03元



撰写《三十三年之梦》时的宫崎 滔天



官崎滔天与兴中会会员合照（一八九九年·香港）



辛亥革命爆发，官崎滔天与革命同志迎孙中山归国时

摄于香港某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推心置腹
孫文
官崎先生

孙中山给官崎滔天的题字



官崎滔天一家



一九〇七年，孙中山发给官崎滔天的委任状



黄兴给官崎滔天的题字

内 容 简 介

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官崎滔天，
乃日本侠士，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著有极伟大之功绩”。

本书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这
两个历史人物亲密、诚挚的友谊和
他们为实现共同的革命目标所表现
出来的不屈不挠、奋斗不懈的革命
精神。着重刻画了官崎滔天如何在
孙中山革命信念和人格作风的感召
下，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倾注于中
国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竭尽心
力，以至病逝的事迹。

目 录



第一章

我需要马上见到这位先生·····	1
难道我仰慕的英雄竟是如此·····	3
几乎误人误己·····	5
这是份大礼物·····	8
你们这样可就麻烦了·····	10
二哥仙逝已经半年·····	12
二位认识孙逸仙吗·····	14
扶危济困不问程·····	17
荒尾行·····	23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28
哦，我明白了·····	31

第二章

真象是个山东大汉·····	35
真怪，山东老爷也不会·····	39
只有实行革命才行·····	41
我愿担当此任·····	46
就是希望贵国两派合作·····	52

第三章

一臂之力	55
“布引号”沉没	62
皇天对我们实在太残酷了	66
要把乾坤扭转来	68
我当尽力去做	75

第四章

起码我是个能够安于主义的 人	78
既然来请，不入虎穴	83
取消会见的要求	86
船漏偏遇顶头风	88
是到牢狱去呀	90
现在就去拜会总督	92
缓急共济	94
这条路显然被堵死了	96
我俩钱财不分	98
难道你疯了吗	100
小弟甘拜下风	104
等待消息	106

第五章

先发制人	109
只好饥不择食	111
革命军极需弹药	114
强忍怒火	115
确实无法可想	119
我们都受骗了	120

古今人情的常态	125
出 路	129
眼里噙着泪珠	130
请唱段“浪花节”听听	133

第六章

媒介	137
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	141
我们开会了	146
你找那些人好啦	155
请两位抓紧时间	160
欢迎到中国来帮助建设	164

第七章

中国革命成功了	169
所带回来的革命精神而已	171
庄严的宣誓	175
以前之作法决不可继续沿用	179
各位知道拔木的技术吗	182
纵渴亦不饮盗泉之水	188
尾 声	190

第一章

我需要马上 见到这位先生

1897年8月下旬的一天。

清晨，月亮隐没了，夜雾仍笼罩着大地，连庞大的横滨车站也是影影绰绰的，好象还在睡梦中。

在离车站不远的旅店里，昨夜呼酒尽醉的宫崎滔天，此时一睁开眼睛，望见车站露出的轮廓，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感到一种甜美的倦意。可是，他却毫不迟疑地打破往常睡懒觉的习惯，从床上一跃而起，匆匆走到浴室洗过脸，穿上那件汗渍斑斑的上衣，披着松散的长发，连早餐也来不及吃，便匆匆赶去陈少白的寓所。但一走到那儿，他不知怎地，忽地变得忐忑不安起来，往昔的那种浪人、侠士气魄，一时间不知哪里去了，以至连是否要拉门铃也不由得犹豫了一下。

自然，门铃还是要拉的，要不，从香港特地赶回横滨来干什么？于是，宫崎伸出手来，用力拉响门铃。

屋里走出来的还是昨晚那个红脸蛋的侍女。她不住地用手揉着惺忪的睡眼，认出了这位性急的客人，不待宫崎开口，便向他鞠躬：“先生还没有起床，待我去请他起来。”

宫崎连忙说：“麻烦你了。”

“那么，请先生进屋里坐。”侍女转回身去，要引宫崎进屋。

宫崎见这院子虽说久已没有清理，连栅栏也东倒西歪，但毕竟还有石凳、沾满露水的野草和灌木，可以呼吸到清新的空气，便说：“不打扰了，我还是在这里等吧。”

宫崎坐在石凳上，陷入遐想之中。

.....

船从香港出发，经过一个星期的航程，昨天傍晚时分，终于抵达横滨。宫崎住进旅店，匆匆吃过晚饭，便独自到外国人居留地前田桥去访问陈少白。

此时，炎夏正在悄悄逝去，晚风挟着沁人的花香迎面吹来，夕阳的余辉使得暮色的气氛柔和而神秘，宫崎顿觉心旷神怡。到了陈少白住处，宫崎拉了门铃。随着铃声，侍女开门向他鞠躬，甜甜地说：“老爷三天前出门了。”

“他上哪里去了？”

侍女思索了一会：“大概是台湾。”

“你一个人看家吗？”宫崎十分遗憾，估计这趟大概是白跑了。

“不，还有一位客人。”

宫崎心里一动，连忙问：“那位客人现在在家吗？”

“散步去了。”侍女说得非常平淡，没有一点感情色彩。

宫崎冷静下来，又问：“那位客人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来的？”

“我不大清楚。因为听不懂他的话。”停了一会，侍女才又说道：“是一个星期前到的，可能从美洲来的吧。”

“一个星期前？美洲来的？”这不是他，还能是谁！宫崎只觉

得心脏亢奋地跳动着，一股热浪从胸口一直涌上脑门，激动地向侍女鞠躬：“我要马上见到这位先生，请设法找他回来。拜托你了。”

侍女受宠若惊，脸蛋显得更红，朝宫崎点点头，便高高兴兴地找人去了。

宫崎伫立门外等候。夜幕已经降临了，银白色的月光象一张柔软而透明的网，把所有的景物都映现在里面，一切都显得神秘莫测。街上除了偶尔有几个行人匆匆走过，又是那么静寂。他站久了，便在台阶上坐下；坐乏了，又站起来徘徊踱步；然后又站定，凝望着侍女走去的方向，直到腰酸腿痛脖子僵酸。夜深了，除了夜游的飞虫，什么都睡了，宫崎疲乏的眼睛也干涩了。

时钟敲响十一点，侍女匆匆赶回来，说话时还喘着气：“怎么也找不到，实在对不起。”

“多谢你了。”宫崎无可奈何，拖着沉重的脚步往旅店走去。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说：“拜托你转告这位先生，请他无论如何，明早在家等候我。”

难道我仰慕的 英雄竟是如此

窗门“吱嘎”一声，打断了宫崎的遐想。他随即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穿浅色旧睡衣的绅士，伸出头来向外张望，见到宫崎，便点头招呼：“Come in, Please! (请进)”

宫崎向他投了迅速而郑重的一瞥：这人正是他从照片里见过的人——孙逸仙。只不过他此时睡眠惺忪，头发凌乱，不似照

片那样英姿勃勃。宫崎微微鞠躬还礼，走进门去。

孙逸仙从卧室走出客厅，和宫崎握过手，待宫崎坐定，他也拉过木椅，和宫崎相对而坐。

宫崎凝视着孙逸仙，对他的一举一动都深深地看在眼里。他盯着孙逸仙的眼睛，仿佛极力要在他的眼神中看出他的胆略、智慧、品德和抱负。这时候，口未漱，脸未洗，头发也没梳理的孙逸仙说道：“欢迎你呵！”

孙逸仙的举止这样随便，又不够稳重，和宫崎想象中的英雄人物很不一致。一时间，他不由感到惊讶：难道自己仰慕的英雄竟是如此？不，他应该威武得多，庄重得多，也应该严肃得多。但既然那么艰难地找到了他，总得交谈一番才是。

宫崎双手递过名片，说着生硬的汉语：“今天见到你，十分高兴。只是打扰了，请多多原谅。”

“哪里，哪里，少白兄已经给我介绍过你呀！”孙逸仙看过名片，立刻问道：“广东方面的形势怎样？”

自从1895年革命党人举行的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孙逸仙再也不能留在国内活动。他知道宫崎刚从中国大陆回来，便急于从他那里了解情况。

“很抱歉，当我得知先生已到敝国，便也赶着回来，实在无暇了解。”

“哦？那我们今天的相会，可真是上天的安排呵。”孙逸仙说完这话，不由哈哈大笑。

有力而又坦然的笑声立即感染了宫崎，使他觉得孙逸仙是个随和的人，仿佛和自己早已认识，并非常熟悉似的。

侍女走进客厅，立在一旁，轻轻告诉孙逸仙：“漱口水准备好了，请先生使用。”

“失陪了。”孙逸仙朝宫崎点点头便走出客厅。

顷刻，孙逸仙梳洗完毕，换上衣服，回到客厅，端端正正地坐在椅上。这时，宫崎才看清，孙逸仙额耸而阔，目光清澈，鼻梁丰隆，颧平、眼陷，四肢灵活，实在比得上一个好绅士。但是，宫崎又想：他应该更有威仪才是。这个人能够肩负起中国的命运吗？能够身居四万万百姓之上掌握政权吗？我帮助这个人能不能完成我一生的抱负呢？这一连串的问题使宫崎陷入沉思，又促使他向孙逸仙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几乎误人误己

孙逸仙刚刚坐下，宫崎就问：“我早听说先生以中国革命为志，但不知道详细情况，希望能够聆听先生的革命宗旨和方法。”

孙逸仙低着脑袋沉思了一会，然后徐徐开口：“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准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

宫崎凝视着孙逸仙，暗自点头。这个政治理想，正是宫崎兄弟四人梦寐以求的。于是，他全神贯注地倾听下去。

“单以这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清王朝统治已近三百年，以愚民为要义，以压榨人民的膏血为能事，积弊日深，造成中国今日的衰弱不振，坐令大好河山，陷入任人宰割的悲境。革命志士，谁忍袖手旁观！”

孙逸仙说话一针见血，柔和而又热切，开始使宫崎神往。他忍不住打断孙逸仙的谈话，提出了问题：“可是有人说，中国是个野蛮国家，共和政体不适合。”

“这是一种不了解情况的说法。”孙逸仙不假思索，马上回答宫

崎，“所谓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神髓、先哲的遗业。我国国民至今称道夏、商、周三代之治，说明他们掌握了共和的真谛，也是有伟大理想的证据。请看至今没有受到清廷恶政影响的荒村僻地，他们拥戴尊长听讼，设置乡兵防御盗贼。大众的公益，由他们自己协商处理。所有这些，不是已经证明了中国人民早已实行过一种简约的民主政治？今天如果打倒清朝政府，施行善政，约法三章，人民必定衷心拥护的。”

开始时似乎静若处子的孙逸仙一旦打开思想的闸门，说起话来，就一言重于一言，一语热于一语，渐渐地口若悬河，激浪滔滔，显示出一泻千里的气概，使宫崎打心眼里惊叹、信服。

宫崎象个故意刁难考生的考官。他又问：“共和政治对进行革命也有利吗？”

“当然啦！看看中国历史，每当发生内乱，各地争雄割据，国家有时长达数十年不能统一，无辜的人民因此不知要受多少灾祸。在当今的世界，更难免有列强乘机以谋私利。要避免这种灾祸，只有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同时，使各地素负众望的人各得其所，成为一地之长，然后由中央政府妥善驾御，就可以避免纷乱而安定下来。”

孙逸仙和宫崎面对面坐着。他们有时说话不能通达，常常不得不夹杂英语，或借助笔谈。这时，孙逸仙拿着铅笔，宫崎拿着毛笔，在纸上一倒一正地写着，也没有什么标点符号，反正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就行。宫崎又问：“先生打算将中国的革命进行下去？”

孙逸仙听不懂这话。宫崎便写在纸上。孙逸仙看了，眼里闪烁着激奋的神情，但却没有说话，宛如滔滔的泉水，突然给高坝截住了一样。隔了好些时间，他才又说下去，语气显得十分悲壮，沉重：